

二 月 河 文 集

雍正皇帝

● 九王夺嫡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二月河文集

雍正皇帝

九王夺嫡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月河文集(十三册)/二月河 著

(雍正皇帝·九王夺嫡·卷五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8

ISBN 7-5354-2369-8

I.二…

II.二…

III.①二月河-文集②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4857 号

总 策 划:周百义 插 图:李 峰

本书责任编辑:周百义 装帧设计:方隆昌

本书责任校对:周海山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252.875 插页:78

版次:2002 年 9 月第 2 版 2002 年 9 月第 10 次印刷

字数:5200 千字 印数:10000—108000 套

I·1828 定价:560 元(精装本)
760 元(豪华精装本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车铭见他说

着话手一晃一扬

的，真怕这个愣

子手一松，立时

就招惹无穷后

患！这国丧期间

携妓高乐儿，

「丧心病狂」四

个字就得葬送了

自己似锦前程。



「李自成败在自

己的骄兵悍将手里，

明唐王败在政令不行

于下，也是自己打败

自己！」说着，康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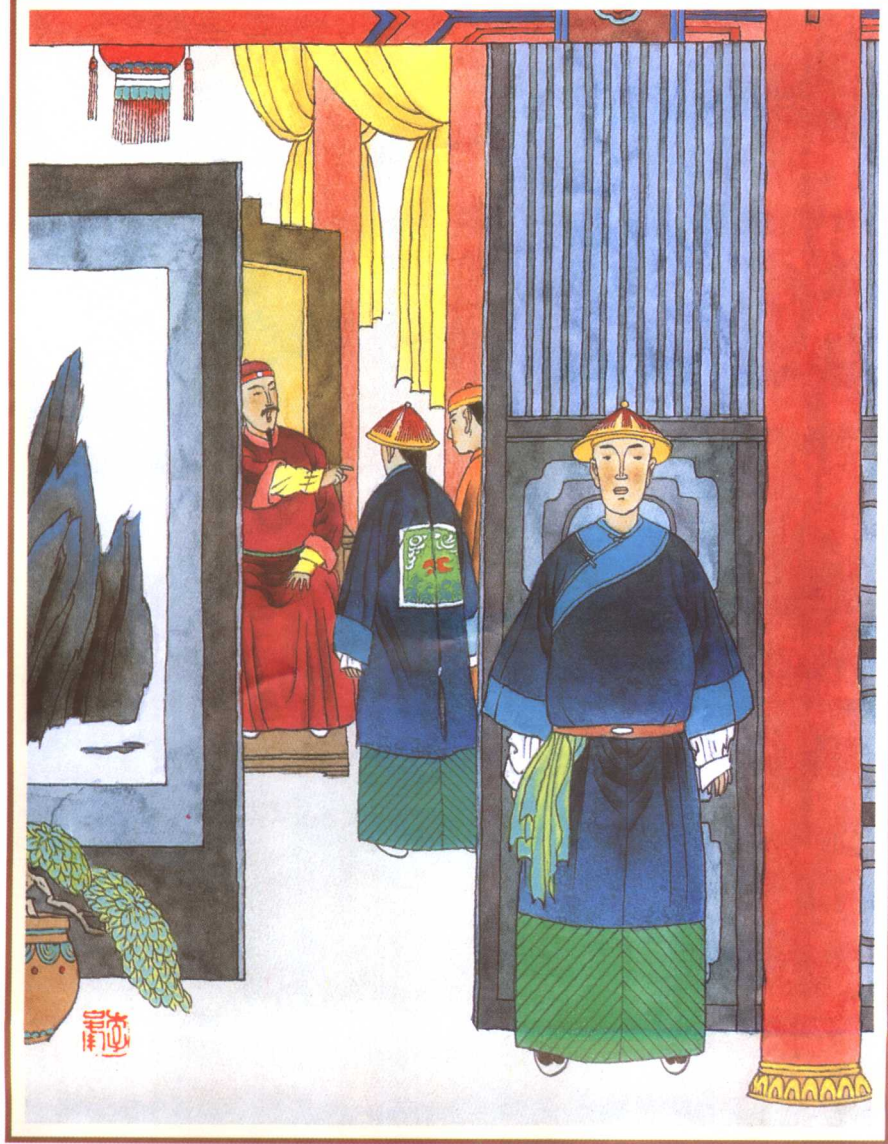
口气一转，变得沉重

又有点嘶哑：「这点

子道理其实一点就

明，你们为什么还

要闹家务？」



别小看了这些

诗。也未必篇篇写

得激昂慷慨，歌大

风、思猛士就是好

的！如今大阿哥、

三阿哥和八阿哥他

们各做各的文章，

都在万岁跟前显摆

他们的「大志」，

殊不知这正犯了

圣忌。

雍正皇帝



九王夺嫡

皇四子胤

祺人品贵重，深

肖朕躬，必能克

承大统。着传位

于皇四子胤祺。

钦此！

雍正皇帝



插图 李峰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《雍正皇帝》的第1卷。

帝王行止、宫闱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，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，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。阿哥党争，杀机隐隐，龙庭易主，雍正险胜。改诏说，弑父说，继位说？一段历史，几多疑云，扑朔迷离，令人难解难分。作者用史笔著文，用文笔立史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无不尽收笔底。上至典章制度、宫廷建筑、饮食服饰、礼仪乐律，娓娓道来，书卷气浓；下至勾栏瓦舍、寺庙堂肆、市井乡野、客旅古渡，徐徐展开，风情万种。阿哥逐鹿，明争暗斗，字字权谋机诈；女伶歌伎，绕梁余音，句句回肠荡气。其情节铺设，夭矫跌宕，人物塑造，浓淡相宜，谋篇均别出心裁；以思想为经，艺术为纬，鸟瞰历史，探究人生，非大家而不可为。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：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…… 1
- 第 二 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童偶作戏 …… 14
- 第 三 回 賑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…… 25
- 第 四 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…… 37
- 第 五 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猻用智孩儿倒绷 …… 46
- 第 六 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…… 56
- 第 七 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…… 69
- 第 八 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…… 81
- 第 九 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…… 92
- 第 十 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…… 100
- 第 十 一 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…… 114
- 第 十 二 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…… 125
- 第 十 三 回 畏闾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…… 135
- 第 十 四 回 明庭训胤禛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…… 147
- 第 十 五 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…… 160
- 第 十 六 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禩辱大臣 …… 171

-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…… 183
-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…… 194
-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…… 206
-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…… 216
-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…… 228
-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禩知难退激流 …… 241
-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…… 253
-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…… 265
-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…… 278
-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禛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…… 292
-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…… 305
-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 …… 318
- 第二十九回 谣逐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…… 330
-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…… 343
-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官 …… 356
-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禛谈诗 …… 368
-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…… 381
-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…… 394
-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覲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…… 406

-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禩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…… 420
-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…… 432
-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禩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 …… 445
-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…… 458
-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…… 471
- 第四十一回 谦吏治胤禩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…… 484
-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幃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…… 496
-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…… 512
- 第四十四回 鞞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…… 524
-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图圉盼将军 …… 534
- 第四十六回 忠王揆忠谏讽胤禩 烈郑氏烈殒答胤禩 …… 547
-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縲继逢兄 …… 560
-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…… 573
-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…… 586
-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…… 600
-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…… 612
-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…… 625

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
天光楼布衣窘官宦

游三吴不可缺扬州，冶扬州不可无虹桥。虹桥这地方，面湖临河，西邻“长堤春柳”，东迎“荷浦薰风”，虹桥阁、曙光楼、来薰堂、海云龕……诸多胜地横亘其间，粉墙碧瓦掩映竹树，天风云影山色湖光，只须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，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。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，就勾得离乡游子、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，留连忘返。若论起风土，那就又是一回事。桥北有个庙，名字起得也怪，叫“虹桥灵土地庙”，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，俗名儿叫“增福财神会”。逢到会期，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，错三落五搭起席棚，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，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、测字打卦的、锣鼓、“马上撞”、小曲、滩簧、对白、道情、评话、打十番鼓的……喧嚣连天，湖下游船如梭，岸上香客似蚁，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：

“吴逢圣的炒豆腐——谁要味？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，颁赐近臣！”

“走炸鸡——田家走炸鸡！香酥焦嫩！”

“施胖子梨丝炒肉，不吃算你没来扬州！”

“汪九公家拌鲟鳢——天下一绝嘞……”

“猪头肉、猪头肉！江一郎十样猪头肉！”

……如此种种，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。

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，二月二刚过，扬州地气温暖，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姹紫嫣红，芳草新绿如茵。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“培鑫客栈”慢慢踱着，囊囊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。

他叫邬思道，无锡有名的才子，府试乡试连战连捷，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。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，三场下来，时文、策论、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。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，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。不料皇榜一张，“邬思道”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！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，才知道主考左玉兴、副主考赵泰明都是捞钱的手，除了朝中当道大老关照请托外，一概论孝敬取士，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！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弓不肯撞木钟钻营，自然名落孙山。邬思道原本性高气傲，气极了，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，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，遍城撒了揭帖，指控左、赵二人贪贿收受，坏国家抡材大典，骂得狗血淋头，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。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，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“正犯”被连降两级，左、赵二人革职罢官“永不叙用”——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天子康熙御前，明珠、索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落。因此，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“正犯”。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，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，事发被囚，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。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，大赦天下，这才敢露面，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——但他的两条腿，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。

邬思道上了桥头，住了步怅然回顾，清癯的脸泛上一丝苦笑。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：“白杨绿草，风雨忧愁，十年一别，这树都合抱了……”

“哟！这不是静仁先生么？”背后突然有人说道，“这些年您在哪儿？又怎么独个儿在这里呢？”邬思道回头看时，这人三十多岁，白净面皮，团团一个胖脸，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，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，结着红绒顶儿，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，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，精精干干一身打扮。半晌，邬思道才想起来是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，因笑道：“项铃，原来是你！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，打输了官司，败落得叫化子似的——如今出落得这样阔，都不敢认了！”戴铎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，何况十年！说起这里头的周折，真是一言难尽——不怕静仁兄你笑，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！来，我给邬兄引见一下！”

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，心里不住犯狐疑：这戴铎虽然败了家，好歹也是书香门第，有过功名的人，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？一边想，一边跟过来，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，打扮也并不出奇，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，月白夹裤，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，虽不奢华，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。那青年倚栏而立，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，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，刚要说话，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，禀道：“四爷，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，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！——哦，这是我们殷四爷，北京城没人不知道，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！”

“殷真。”那青年微微一笑，八字眉下一双黑瞋瞋的瞳仁闪烁着，说道，“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——敢问邬先生台甫？”一面说，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。邬思道不禁一怔：哪有这么托大的人，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，叫人家称自己“月明居士”！口中却笑道：“我没有号，你高兴，叫我静仁好了。”

殷真略一躬身，将手一让说道：“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——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！屈尊一同走走如何？”邬思道听说他是皇商，原本心里腻味的，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，不带半点商家庸俗，竟不自禁点了点头。殷真一边走，一边从容说道：“先生，我不是虚逢迎你。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，真是倾动京华！记得里头对左玉兴、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——朝廷待其不为薄矣……二君设心何其谬也？独不念天听若雷，神目如电？呜呼！吾辈进退不苟，死生唯命，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，头悬国门，以儆天下墨吏！士立紫垣，噤口不言。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出，或刺之阙下，或杀之辇中，四方闻之，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？——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，真个骂死天下尸位素餐之徒！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！”戴铎也在旁凑趣儿道：“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，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——左丘明有眼无珠，不辨黑黄却认家兄；赵子龙一身是胆，但见孔方即是乃父！”“是嘛！”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，格格一笑道：“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：‘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。’”

“唔？”邬思道浑身一颤，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，心中陡起疑云。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，二人能背并不稀奇。只

这二人，一个是“皇商”，一个是听差，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，未免就太出奇。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，竟肯在这位“四爷”跟前屈身为奴，毫无羞惭之意，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，决非等闲之人！但对方既不肯说破，邬思道也难问端底，便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难为仁兄如此厚爱，竟记得这么清楚！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！不过，这十年蛰居山中，读了点书，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，想起来都觉得脸红，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……”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。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四爷，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市上买两个孩子使唤？这个店不错，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，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，如何？”殷真笑道：“那是什么打紧的事！明儿再办就迟了？走，咱们进去坐坐！”

邬思道抬头看时，果见前头一座酒肆，歇山顶，一边压水，一边靠着驿站，看样子新造不久，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，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“天光湖影”四字。戴铎不禁道：“好字！”

“字是不坏，”邬思道仔细看了看，笑着对殷真道，“但笔意太过妩媚，锋中无骨，算不得上乘之作。”殷真也点头道：“先生说的是，这字神韵不足。”一边说，二人随着戴铎进来。

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太乱了，我们上楼去！”跑堂的一怔，赔笑道：“三位爷，请包涵着点。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，楼上不方便。爷们要嫌底下闹，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，面湖临窗，一样儿能赏景致的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戴铎便笑道：“你

别放屁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，上头三四间雅座呢！各吃各的酒，谁能碍着谁？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。伙计接过看时，是一块“真圆系”，足有五两重，底白细深，边上起霜儿，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，顿时满脸绽上笑来，打躬儿道：“爷台，店里夹剪坏了，恐怕找不出来。”

“多的都赏你！”戴铎道，“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！”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，身子一虾道：“谢爷的赏！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雅座没占。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。爷既一定要去，小的斗胆就作主了。只不要大声喧哗，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，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，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。”

三人跟着堂倌上楼来，果见屏风相隔，西边还空着间雅座。点了菜，又要了没骨鱼、骨董汤、鲑鱼糊涂、螃蟹面四样佐餐。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，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，一边笑道：“钱能通神，一点不假。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，实在缘分不浅，你们又是故交，戴铎也不必立规矩，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！”说罢二人举杯同饮，戴铎方拿捏着坐了下首。

此刻正是巳牌时分，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，画舫、沙飞、乌篷、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，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，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，不一时便酒酣耳热。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“下车扬州，讼平赋均，政通人和”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、剪纸、玉雕、泥塑，谁家做得巧，值多少银子，正觉俗不可耐，一阵琵琶穿壁而来，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：